



二语写作表达的思维方式

MODES OF THINKING

李炳林 ◎ 著

UNDERLYING

L2

WRITING

PROFICIENCY

Respectively dedicated to Gui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ublishing Fund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社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二语写作表达的思维方式

MODES OF THINKING UNDERLYING

L2 WRITING PROFICIENCY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李炳林 ©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大哲研 2010 年第 1 期

第 1 期 第 1 页

2010 年 1 月 1 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二语写作表达的思维方式 / 李炳林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91-0067-9

I. ①二… II. ①李… III. ①第二语言—写作—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7327号

二语写作表达的思维方式

著者 / 李炳林

出版人: 闵 军

责任编辑: 高佩佩

装帧设计: 陈 艺 方国进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校区出版大楼

(邮编: 550025 电话: 0851-88291180)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1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1-0067-9

定 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5981027



ABOUT THE AUTHOR

李炳林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英语写作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传播符号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语言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英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外语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宗教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评审专家，教育部优秀硕博论文评审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立项评审专家，CSSCI（2012-2013）来源期刊评审专家，《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中国教育导刊》编委，曾任《发现》杂志社副理事长、特约记者。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与研究逾 40 载，教授“学术论文写作”“西方修辞学”“劝说分析”“英语读写”等 15 门本硕博课程。其学术见解是，思维与语言表达的教学和研究有着永不衰竭的活力，相关研究要走出技巧论。

思维方式是由一定时代的人类实践方式决定的，主要是指逻辑形式，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是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计划、设计、方案、蓝图等一切软件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从意识的方面以一定的形式和方法组织主体的思维活动，以一定的层次和序列组织思维的原材料，并在思维成果中表现出来，是思维借以实现的样式，是整体的、有结构的、类型化的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基础。主体的思维能力是思维方式整体功能的动态表现。

写作者最大的幸运在于能够用正确思维的方式组织正确的内容信息，以解决表达内容的凌乱性问题。而什么是正确的或者更好的思维方式，什么信息内容值得去组织，需要培养出良好的心智才能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倘若做到了用正确思维的方式组织正确的内容信息，写作者的表达能力就有了一个不小的提高。

**Respectively dedicated to Gui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ublishing Fund**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has spent
quite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writing the book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organizing all the materials he has on hand,
so that any knowledgeable reader can pick it up,
turn over the pages, and dip
into it to discover
all the wonders
of modes of
thinking
in
L2 writing.

ACKNOWLEDGEMENTS

Special indebtedness should be given to those who have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ject research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whose effort to do their share in the research work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I should give my thanks to International Pacific University and Massey University, New Zealand, for whatever they have done in supporting my research, and to Guizhou University and i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y for the strong support.

Finally,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my family for providing supportive ambiance and for shouldering all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so that I could have more time and energy to finish this book as one result research. I dedicate the book, with thanks, to them.

Mark Twain once remarked that “the great books are the books that everyone wishes he had read, but no one wants to read.” People wish they had read them because they are the indispensable material of a liberal education. They shy away from reading them because these books require thought. And thinking is hard. It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things that human beings are called upon to do (Mortimer J. Adler, in Li Binglin, 2014:179). Moreover, “more-or-less everybody should have a high level of thinking skills. It is very dangerous to live in a society where a few people have high-level thinking skills, and the rest don’t. Democracy does not work well in such a society” (John Denker, Copyright © 2006).

序

对人的思维的研究，乔俊武有两段话，值得引用。他说，“对人的思维，智者和精英们已经、正在和将会永恒地叩探和思索，其中，有在脑神经学科进行的研究和试测，有在哲学思辨中的推演，有在心理学中的寻求，有在为此专门设立的认知学科中的钻研；专家们都在各自领域进行着相对成功的单打独斗和孤军而战。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外部对思维的内涵界定为社会历史的产物；皮亚杰从个体幼年的思维形态来认识人类思维的历史阶段；列宁对思维的整体性认识进行过初期部分切入；弗洛伊德对意识进行了分层研究；阿恩海姆对意识中感觉和思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巴甫洛夫两个信号系统学说为思维材料分类从源头上打了基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实际是不自觉地对第二信号系统运用的演绎部分的形式总结；培根又对逻辑思维中的归纳部分进行了完整的推进；罗巴切夫斯基、黎曼、闵可夫斯基和希尔伯特等在数学载体上对思维空间从凸面、曲面、体流和放射等方面作了高层次的推进；钱学森在更大背景下从思维的科学系统出发，提出思维要研究意识可控制的部分，只有清楚了可控制部分，才能不断地扩大可控制部分，缩小未控制部分，进而全部明白意

识,为思维研究的范围和纵深延展提出母体性框架;托尼·巴赞、德·波诺等也从技巧的不同侧面对思维进行了不同凡响的探讨。

“这些宝贵的付出和可佩的劳作,取得了堪值珍视的成果;如果要使思维期盼成为反映思维规律的一门科学而被人们所普遍自觉接受,我们研究思维要走的路程还很遥远。统观至今对思维研究所处的水平,需要关注审视的问题在于,对思维的探索尚且停留在外部、表层、零碎和混合的这么一种自流状态”。(乔俊武,2009)

将这种“自流状态”纳入写作方式,是个不错的、必然的选择。

学界对写作的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写作是一个由获取素材、提炼材料和安排结构等众多环节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巧性,涉及哲学、思维学、修辞学、心理学、认知学、信息学等学科,属于写作学的范畴。写作学是研究写作对象、写作规律和写作方法的科学,“以人类的写作活动为特定对象,研究写作范畴的种种现象,探讨写作规律的一门学问”(路德庆,2006:1),其研究包括写作哲学^①(Edgar Allan Poe, 1846; E.D. Hirsch, Jr.,1977; 黄长江,1989; 唐代兴,1991; 周玉明,2007,等)、写作心理学(de Beaugrande, 1979; 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 张天定,1999; 王俊菊,2005; 黄霖,2009^②,等)、写作思维学^③(谢锡金、岑伟宗,2000; 马正平,2003; 覃可霖,2003、2004、2005、2006)、写作语言学(Arena, 1975; Winterowd, 1976; 何明,1998,等)、写作美学(张红雨,1989; 李桦,2006; 吕峰,2011,等)和写作文化学(Severino, 1997; Casanave, 2002; 唐德胜,1996; 马正平,1999; 曾琴,2006; 刘姿,2008; 张伟德,2011,等)、认知科学(Gregg, 1980;

① 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在《作文的哲学》中认为文章的长度、前后一致性和逻辑方法是评价一篇文章好坏的三个要素。参见埃德加·艾伦·坡《作文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Graham's Magazine* 第28卷1846年6月第4期)。

② 《文心雕龙》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了全书的性质与主旨。“文心”,即“为文之用心”,就是写作时的整个心理活动。“文心雕龙”的本意是将写作的心理活动用精美的文辞予以细密地论述。可以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以写作心理学为核心的文章学(参见黄霖,河北学刊,2009:93-97)。

③ 写作思维学从思维与写作的关系破题,牢牢抓住思维的规律,运用科学及相关理论,探索写作的规律和进入写作过程的方法以及写作的话语。它融汇了写作学和思维学的理论,但它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包孕和超过了写作和思维学。(覃可霖,《写作思维学论纲》,2004:14-19)

Flower & Hayes, 1981; Tony, 1994; Levy & Ransdell, 1996; 梁宁建, 2003, 等) 以及信息处理(沈传标, 1998; 邓昊熙, 2011; 罗春花, 2011; 杨国为, 2011, 等) 等学科。澳大利亚悉尼悉尼科技大学所开设的本科课程《写作与文化研究》就包含了写作学研究^①。

从西方修辞与作文的角度来看, 写作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由于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 其本身也逐渐具有跨学科的多元特性。最古老的修辞与作文源于亚里士多德。亚氏认为, 修辞是一种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所谓“说服方式”, 是指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在其《修辞学》中, 亚里士多德开明宗义地将修辞等同于辩证法(Rhetoric is the counterpart of dialectics), 并提出劝说的三大方式: 气质诉诸(ethos)、伦理诉诸(logos)、情感诉诸(pathos), 这些诉诸均与思维方式有关。亚氏还将修辞与作文过程分为五个阶段(Stages of composing), 即, 举题集思(invention)、布局谋篇(arrangement)、遣词造句(style)、记忆默诵(memory)和公开发表(delivery)。尽管这五个阶段各司其责, 都与思维及思维内容的重组和表达有关, 是一个思维过程, 亦是写作的思维过程。到了十八世纪, 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三个心理学家的影响, 这时的作文更加具有心理的成分。到了十九世纪, 美国的哈佛大学将西方修辞学转向为写作教育, 涉及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多极化思维(diversive thinking)以及后过程(post process)。不管写作的学科跨度有多广, 与它最贴近的学科是思维。

思维是我们对事物进行心理或符号表征^②和操作的过程, “是以控制为主

① 写作学从研究对象上分, 还可以分为普通写作学、应用写作学和文学写作学。(http://edu.21cn.com/abroad/College/zyshow-120-7939.html)

② 表征(representation)是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根据信息加工的观点, 当有机体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输入、编码、转换、存储和提取等)时, 这些信息是以表征的形式在头脑中出现的。表征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又是被加工的客体。同一事物, 其表征的方式不同, 对它的加工也不相同。例如, 对文字材料, 着重其含意的知觉理解和对字体的知觉就完全不同。由于信息的来源不同, 人脑对它的加工也不同。信息的编码和存储有视觉形象形式和言语听觉形式, 抽象概念或命题形式。那些具有形象性特征的表征, 也称表象, 它只是表征的一种形式。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术语, 也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http://baike.baidu.com/view/645814.htm)

导、控制与反馈相辅相成的心理过程”，体现大脑对客观现实的概括和间接反映。思维能力是指通过分析、分类、综合、概括、抽象、比较、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一系列思维活动和过程，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并转化为理性认识的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组合的一系列能力，包括理解力、记忆力、创造力、判断力、决断力等能力。这些能力，多半在写作中体现出来。

写作的核心能力是思维能力。写作是作者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思维过程，从材料搜集、主题提炼、内容安排到语言运用，都离不开思维。思维是人类不得不做的一件艰苦的事情（Mortimer J. Adler）。思维与写文章密不可分，写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思维的参与，其终端就是思维的结果。思维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精神活动和认知的高级阶段。因此，思维的质量决定文章的质量。人的思维既有定势，又具有多向性，包含聚合，也存在发散性。二语写作的多向思维性大多用于解释文学创作和各种设计，而不同目的写作表达是依据一定思维方式进行的。在写作的时候，如果写作者按照一定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就能够恰到好处地选取主题、收集材料、组织材料、处理问题、表达内容。这个过程体现在语言的习得过程当中。

二语写作者运用概念、原理、法则的形式或记述的方法表达已有的、前人或其他人思维加工所产生的知识经验，其思维方法隐含在概念、原理、法则或记述方法之中。为了加强二语写作多向思维的可操作性，研究者既要重视一般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研究和阐释，又要重视各种写作体裁、题材的特殊思维规律和特殊方法的研究和阐释。

在一种语言的听、读、说、写四种能力中，听和读属于接受性能力（receptive skills），而说和写属于产出性能力（productive skills），即表达能力。后者除了要求学习者对语言的主动和熟练的掌握以外，还要求具有写出文章的三方面知识和能力：一是要知道“写什么”，即有思想、有内容、有话可说；二是要了解“怎样写”，即根据不同的目的、任务、对象、要求，用不同的方式写，使写出的东西要符合英语规范及英语国家的文化规范；三是要能够“用英语（二语）写”，即掌握必要的英语词汇、语法等表达手段。要做到这三点，并非易事。对于将英语作为外语或二语的学习者来说，为使其表达的内容不至贫乏和凌乱，选择哪种思维方式去采集和组织信息就更加不容易。

写作者最大的幸运在于能够用正确的思维方式组织正确的内容信息,以解决表达内容的凌乱性问题。而什么是正确的或者更好的思维方式,什么信息内容值得去组织,需要培养出良好的心智才能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倘若做到了用正确的思维方式组织正确的内容信息,写作者的表达能力就有了一个不小的提高。《二语写作表达的思维方式》(Modes of Thinking Underlying L2 Writing Proficiency)一书就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产生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研究的成果,用英语写就,比较系统地聚焦于信息组织的思维方式,试图帮助学习者解决“怎样写”的问题。

书中所述“方式”(modes)之术语源于 Modes of Thought: Six lectures delivered in Wellesley College, Massachusetts, and two lectur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fred North Whitehead, 1958), 和 Modes of Thought: Explorations in culture and cognition (David R. Olson. 1996)。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对人们的言语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尽管不少学者将“modes”说成修辞模式、写作技巧、写作方法、写作策略或写作模式。但是,任何模式均起源于思维,离开思维无所谓方式。

基于哲学、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等,马林认为,思维方式是由一定时代的人类实践方式决定的,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科学化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是一定时代的思维内容和形式的集中体现,是主题在思维过程中,在一定的概念、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思考、评判对象世界的方式或样式,是在主题反应客体和对客体作出反应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总和,是思维主题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借助于思维形式、运用思维类型与思维方法来认识与把握对象本质的手段、路径和思路。

思维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先导,主体在思维中必定要运用一定的方式。在思维过程中,思维方式从意识的方面以一定的形式和方法组织主体的思维活动,以一定的层次和序列组织思维的原材料,并在思维成果中表现出来……思维方式是思维借以实现的样式,是整体的、有结构的、类型化的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基础,主体的思维能力是思维方式整体功能的动态表现(夏从亚,1991:52)。思维方式主要是指逻辑形式……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即思维方式是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计划、设计、方案、蓝图等一切软件的生产方式(张瑞忠,1996:19-20),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所

运用的各种思维模式、样式的总和,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的认识成果的内化,其中包括人们认识事物和思考问题的各种原则、步骤(程序)、方法、标准、逻辑形式以及各种倾向与习惯,也包括由各种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所反映出来的理论框架或者叫规范……是人们进行观察、想像、描述、理解、分析、论证、评价、选择、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和构造各种理论、制定各种行动方案以指导实践与生活的思维工具”(尹星凡、王斌,2003:15)。

思维活动就其本质来看,是大脑这种高级物质的运动。作为人脑的“固有属性”或“存在的方式”的思维运动,其特性是以外界客观实在或存在为活动内容的。在其活动过程中不仅自身外化,且将外在内化,形成独特的结果——精神或意识。思维方式正是产生这种结果的方式。因此,思维方式便是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蓝图、方案……一切软件的生产方式,即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宋德宣,1989:1)。思维方式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指的是人们思考问题时所具有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特有的方式。思维方式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苏才、王前,1990:1)。

本书所作的“思维方式”工作定义,是基于如下认识:二语写作是语意性和认知性的,是一种交际活动,一种积极的思维过程,其思维是多向性的,思维的内容因此是丰富且多样性的;为使思维相对集中,就需要某种方式来引导思维,来根据读者对象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分析、抽象、综合、概括和对比,使之系统化和具体化)和表述信息。思维方式的界定是依据思维目标、任务的需要和思维对象的特征、特点而做的,与思维的任务和对象有对应关系。

本书开宗明义,从二语写作(表达)的思维过程入手,探讨了二语写作的目的和作为思维过程的本质,继而分章节讨论写作的思维方式(thinking modes),如,例示(The use of examples to explain or elaborate an idea)、定义(The clarification of abstractions, explain unfamiliar terms, or distinguish one idea from another similar idea)、分类(The examination of more than one item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e items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similarities on a specific principle or criterion)、分析(The exploration of how a phenomena works, a descriptive chronology of th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trolling idea)、比较与对照(The explanation of two or more ideas, one in terms of the other; often serving as an essay's primary thinking

strategy)、类比(The comparison used to explain something, typically a complex idea by relating to a concrete idea, using character and/or story elements symbolically to represent an abstra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literal meaning)、因果(The expounding of why things are done or why a single thing was do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s of a phenomena through a writer's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of that phenomena)、归纳(The thinking process of using specific examples to make broad conclusion which serve as the generalisation in deduction)、演绎(The application of broad generalisations to specific examples to get conclusion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generalisations)等,教给学习者实际的思维方式。

上述内容也散见于其他一些地方,但本书不是干巴巴地讲一些人所共知的理论,而是引用大量的、精选的、地道的、多元的材料来进行佐证,说明如何按照一定的思维方式把一篇文章的信息组织好,把一篇文章写好。本书融思维与实例为一体,其样本引用范围广,大多数为流芳百世的经典(非现代作者所能为),读来津津有味,可以令人把玩、赏析、学习。书中每个章节的篇首引用的名家语录,亦作为导引,更起画龙点睛之作用,以彰显本书较高的品位。

然而,写作思维方式研究具有极大的难度,其研究对象是成熟的、鲜活的、写作思维的经验 and 体验,具有非在场性和不易把握的困难。这种研究基本上属于拓荒式的研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现代的、国内外的、写作思维方式现成知识话语的学术资源。而且,思维的向度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关于思维的向度之古老问题是如何了解思维怎样才能一直保持与议题有关,直到得出某种结论(The classical problem of the direction of thought is to understand how thought can stick to one topic long enough to reach a conclusion.)”D. O. Hebb (1980: 113)。尽管不能对写作思维方式做出某种规定性(prescriptive of how a thinking modes should be)的陈述,本书作者尽其所能,把涉及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思维学、写作学、修辞学、文体学等内容,纳入写作思维方式的范畴体系,从具体(例示方式)到一般(演绎),进行从易到难的表述。

对二语写作思维方式研究的展开,是一种探究,仅暂能挂一漏万地梳理其方式,而对这些方式的娴熟使用、驾驭和调遣是一种高智能的写作信息管理,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因此,本书作者没有资格对本书的基本价值作出

认识性的评价和定位,因为任何天才人物的智慧性收获都无法挑战人类的思维发展史,但却有理由把自己关注、倾情、探索和追求中投入的努力展现出来,因为这是一种精神。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状态来追求钟情的理想和目标。

是为序。

李炳林

贵阳·花溪

2017年3月11日

INTRODUCTION

What Is Thinking? We do not have any exact answer, because “I DID it without thinking”. When we come to reflect, this remark would apply to most of the actions we perform in our ordinary daily routine. Many of our actions are instinctive or automatic responses to certain situations. Thus, we blink if a threatening fist suddenly approaches close to the face; we shade our eyes in an unaccustomed glare; and we step out of the way of some obstacle in our path. Many again are matters of habit—having discovered the way to act, either for ourselves or by learning from others, we have performed the action so often that when the appropriate situation occurs our response is almost involuntary and requires no more perhaps than a momentary thought.

But when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 difficulty, perplexity, or problem, that is, an unfamiliar situation to which we have no response ready, either instinctive or habitual, then we ‘put on our thinking hat’ (a term coined by Edward de Bono, 1985), for thinking is characteristically the human method of seeking a solution, as opposed to the haphazard, hit or miss, trial and error method common in the rest of the animal world. It is this power of dealing with a novel situation by reflection, without overt action, that makes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of homo sapiens.

Thinking therefore should, first of all, be distinguished from day-dreaming, in which we allow our minds to wander at random or to indulge in idle fancies or to build castles in the a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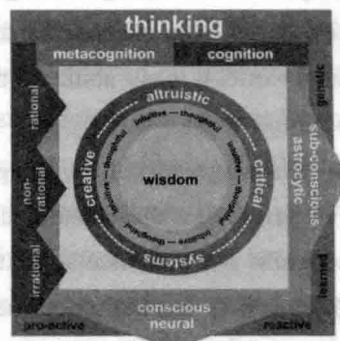


Figure 0-1 Complex system of thinking
(http://www.i-learnt.com/Thinking_What_is_2A.html)

without the direction exercised by the will-power.

And one of the best compliments we can receive is to be told that we think straight and effectively following certain mode of thinking, and the initial objective of this book is to help us learn the compliment. But thinking is complex (http://www.i-learn.com/Thinking_What_is_2A.html) and complicated, as it is involved in metacognition, cognition and cognitive context,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intuitive and thoughtful wisdom of altruistic, critical, systematic and creative nature, all forming a thinking system in which there are the irrational, non-rational and rational pro-action which, through the conscious neural, leads reaction that involves learnedness and gene between which are sub-conscious astrocytics. This complex system of thinking makes it complicated to write and write in a foreign language or second language (convenient term for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Our lives are made up of an almost infinite number of experiences, and thinking, as can be understood, is essentially see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se experiences, classifying them, and finding out the modes existing in them, and then using knowledge to control such of them as can be controlled, so as to make our thinking unconfused and logical. Our ability to master these relationships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use these modes. Think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practical problem in writing is being solved and the motivation for studying thinking in writing comes from the notion that, if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distinguishes us from the natural world, it is our ability to think and to transform what is in our mind in the written form.

The first stage, invention, is a process helping us gather our ideas and support them. We arrive at a thesis statement, the point that we argue in our writing. We also recognize our audience so that we can find ways to establish our credibility (ethos), appeal to the audience (pathos) and build the argument (logos). Since the audience is absent in writing, we assume our readers, study them in detail, familiarize ourselves with their attitudes, beliefs, values, and their knowledge on the subject in order to know how to approach them on the topic. We establish our credibility in the writing by citing sources, showing that we have researched our